

在張江氏蕊胸腹中翻騰的，盡是羞憤。

羞憤如源源不絕的泉水，不斷湧現。她無處發洩這些羞憤，也不想發洩，只任它在體內沖撞，沖撞得身體快要爆炸了！

她坐在牛車後面，一手攬住車桿一手抱著腿，頭靠在雙膝上，縮緊身子，不說話，不理人。身體隨牛車顛晃撞擊車桿，撞痛了她也不管。

她知道這趟旅程避免不了難堪，但是她萬萬想不到，她會難堪到這種地步，狼狽得幾乎無法收場。

第一次到大目降這個熱鬧的地方，張江氏蕊難掩好奇，透過麻布袋孔隙看外面景象。一整排的房子、走動的人群、人們發出來嘈嘈切切的聲音……還看到一些生意營生，有擺在地上的貨品：番薯、芋頭、花生、木柴，還有一些張江氏蕊沒看過的東西。張江氏蕊很想看看那是什麼，可惜麻布袋的孔隙太小，看不清楚，她想：要是沒被裝在麻布袋裡面就好了，她可以走過去看個究竟——她敢在街上行走嗎？張江氏蕊覺得自己可能沒有足夠的信心與膽量，像她這樣一個長期住在山區沒見過世面的婦女，敢大搖大擺走在這麼繁華熱鬧的街市？

她聞到一股味道，很香。她想應該是食物散發出來的味道吧！是什麼食物？張江氏蕊撐緊麻布袋睜大眼睛看，一些攤位，上頭擺著——張江氏蕊看不清楚那是什麼東西，猜想是食材；她還看到鍋子冒著蒸氣。這種鍋子造型奇特，住在山裡半輩子從沒見過……

正看著，發現有人圍過來，張江氏蕊驚慌收束視線，收攏思緒，專注麻布袋外面的動靜。她聽到賴貴跟人打招呼，說我們是從龜丹來的；她聽到賴貴跟對方說麻布袋裡面裝的是人，她沒看到人們聽到這些話的反應，想必很驚訝吧！她還在專心聽他們說話，突然有個東西壓在她的頭頂！那東西接著落在她的肩膀，張江氏蕊嚇一大跳，身體一震，差點坐不住。等她回過神，才知道原來有人麼摸了她！聽到摸她的人叫：「哎喲！真的是人！」她又羞愧又氣憤，在心裡罵：「當然是人，不然是鬼喔！」回復坐姿，將臉貼在膝蓋上，縮緊身子。

外面持續騷動。聲音越來越雜，圍過來的人越來越多，賴貴試圖跟圍觀的人說明原委。人們一定對麻布袋裡的「東西」很好奇吧！張江氏蕊想像有多少雙眼睛正盯著她們看，多少人在對她們品頭論足，她覺得渾身不自在，彷彿有千萬支針從四面八方她刺來。她手抱小腿，將身子縮得更緊。

聽到一陣洪亮的說話聲。這聲音聽起來陌生，卻頗有威嚴。起先她覺得奇怪賴貴的聲音怎麼突然變了，接著聽出原來不是賴貴的聲音，是另外一個人在說話。她聽到那個人自稱黃雄。黃雄顯然是這個地方有頭有臉的人物，原本吵雜的聲音靜下來，人們都在專心聽他說話。

張江氏蕊聽到黃雄說要將她們搬到地面，她想他們要怎麼搬？念頭一起她就聽到一陣雜沓的腳步聲往她們這裡走來。接著她被提離牛車，她的身體向後傾倒，麻布袋扎得她的頭頸刺痛。她很害怕，正要喊叫，感覺屁股冰涼又讓她嚇一跳！原來她已落到地面。她一時沒坐穩，身體向右傾，但隨即被扯回來，她的右側臉頰被麻布袋磨刮，痛感讓她以為臉皮破了。坐穩身體，摸臉，還好沒有血跡。從麻布袋飄出來的灰塵與氣味嗆得她忍不住咳了一聲，她隨即忍住接著要迸出來的咳嗽，她可不想發出聲響引起人們注意。轉頭瞧，七個裝人的麻布袋擺在街上。街上人來人往。喝！她們在這裡，任人看，任人選，她想：可真夠丟人現眼！

她聽到黃雄提高音量說話，像在跟眾人演說。說什麼「選著少年的通好做乸某。」「暗時攞某，嘿嘿！爽歪歪。」「選著老母通好吮老乳脯。」人們爆出笑聲。張江氏蕊又羞又怒，嘴裡不出聲的罵：夭壽骨！膨肚短命！烏白講！

張江氏蕊不聽他們說話了，將頭埋在膝蓋間，雙膝夾著耳朵，將喧嚷的呼叫聲、爆笑聲隔絕在耳朵外面。如果可以的話，她甚至希望地上有個洞好讓她鑽進去。或是，讓她化做一陣青煙，飄出麻布袋，飄離這群讓人討厭的人們。

吵嚷的聲音突然靜下來，張江氏蕊好奇鬆開雙膝，抬頭，看到一雙腳往前走來。起先她不知道這個人走過來做什麼，接著她馬上會意過來，他要來選「人」囉！張江氏蕊腦中敲鑼一般轟然一響，鑼聲餘音「曠匡！曠匡！」來回震盪。她愣住，身體不動，甚至連呼吸都停止了。看這雙腳越走越接近，她的心往上提，堵住了喉頭。嘴不停唸：「不要！不要！不要選我！」

這雙腳沒有走到她面前，走向她的右邊。張江氏蕊不確定他在哪個麻布袋前停下，估算是右邊第三個吧！她不知道那個麻布袋裡面是誰。只知道緊鄰她右邊的是賴氏時。

人群的呼喊聲響起。呼喊聲直到黃雄說話才停下來。黃雄問：「你要選那個？」她沒聽到那個人回話，大概有點頭吧！黃雄接著說：「選好了齁？不後悔喔！提出來。」

張江氏蕊太好奇了，身體前傾往右看，沒看到那個人動手，人們喊：「提出來啊！鬍鬚仔，提出來啊！」

可能是因為麻布袋太重，那個人並沒有將它提起來。人們又喊：「出力啦！鬍鬚仔，用力啦！」「鬍鬚的，要某就不要惜力喔！用力提起來啦！」

麻布袋移動了。張江氏蕊仔細看。哈！半提半拖！

人群呼喊聲震天響：「加油！加油！」「用提的，不要用拖的。」

張江氏蕊想：裝在麻布袋裡被人拖著走，真是難堪到底了。不知道這個麻布袋裡裝的人是誰，她一方面慶幸幸好不是自己，一方面為麻布袋裡的人覺得難過。

麻布袋移到眾人面前。人們又喊：「打開！打開！」黃雄說：「等一下！」現在張江氏蕊可以清楚看到前方的狀況，她看到了人稱「鬍鬚仔」這個人，果然滿臉鬍鬚。

黃雄問鬍鬚仔：「你整個臉嘴鬚胡刺煞，莫怪給人叫做鬍鬚仔。阿你本名叫什麼？」

鬍鬚仔回答：「王泉。」

「你叫作王泉。王泉，請問，你希望今仔日選到的是老母，還是嬌某？」

「嗯……」王泉傻笑。

「講啊！你較愛老母還是較愛嬌某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嬌某啦！鬍鬚仔，嬌某啦！」人們情緒高昂，半開玩笑半起鬨：「有嬌某通好攞，佻爽咧！」

「嗯……嬌某！」王泉低頭傻笑。

「哈！哈！哈！哈！」人們笑聲轟天響起。

「你較愛嬌某！好！來看看你有選著嬌某無？打開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打開呀！」黃雄一手指麻布袋一手推王泉。

王泉猶豫一下，伸手解麻布袋口的繩子。

人們圍過來。張江氏蕊睜大眼睛看，視線被人群擋住。只聽到人們發一聲喊：「喔——」張江氏蕊透過騷動人群間隙，看到了，是松仔姆。

松仔姆從鬆垮下來的麻布袋站起來，身體搖晃，幸好黃雄扶住，才沒跌倒。張江氏蕊看到松仔姆臉色青白，頭髮散亂。這樣的場面，大概讓她受到不小的驚嚇吧！

人們交頭接耳，議論紛紛，不時傳出爆笑聲。

黃雄扶著松仔姆，問王泉：「這個，給你做某，好麼？」

王泉愣愣的搖頭。他的臉色也青白，沒有選到年輕的女人當老婆，覺得失望吧！

「伊的年紀，不能給你做某囉！做老母可以啦！」黃雄示意王泉：「叫阿母！」

「……」王泉愣愣的看一眼松仔姆，慌慌的低頭。

「叫啊！是你自己選的，天公伯仔給你們註定好囉！你們兩人有緣，從今仔日開始要做母仔囡。」黃雄再催王泉：「快叫阿母！」

「阿……阿……母……」王泉說得很小聲，幾乎聽不到。有人喊：「叫這樣太小聲啦！叫老母怎麼可以這麼小聲？叫大聲一點！」

王泉覺得窘，愣愣的傻笑。

「他們今仔日初次見面，還不熟識，我們不要給伊勉強。」黃雄幫他打圓場。他問松仔姆：「阿妳今仔日認到伊做後生，有歡喜麼？」

松仔姆臉色青白，慌愣無語。

「有歡喜麼？」黃雄再問。

松仔姆嘴唇顫動，突然「哇——」哭出來。

「唉！今仔日得到一個後生，應該歡喜才對，卻在哭！」

松仔姆繼續哭，張江氏蕊看到她肩膀聳動，臉上佈滿淚痕。

「好囉！琴仔，不要哭囉！」賴貴安慰她：「從今以後，你有後生囉！應該歡喜才對！來，咱來邊仔。」

「對啦！母仔囡帶著，去邊仔開講，互相熟識一下。」黃雄指示王泉扶松仔姆。王泉站在松仔姆身邊，要伸出手也不是，不伸出手也不是，神情頗尷尬。松仔姆也不等他攙扶，用袖子擦一擦眼淚，在賴貴的引導下往人群後面走。

王泉跟隨在後。

張江氏蕊百感交集，她為松仔姆歡喜，她現在有兒子了，她雞冠嶺那片樹薯坡和龜丹頂那塊番薯園從此有人幫忙耕作了，今後她將會減少很多勞苦。張江氏蕊也為他們覺得愁苦，原本互不相識的人，突然間湊在一起就要成為母子，他的脾氣個性都還不瞭解呢！他的品性怎樣，是個勤勞的人還是懶惰的人，都還不知道呢！

她嘆一口氣：「唉——半路認老母，就是這樣。」

黃雄對那些羅漢腳仔說：「已經促成一對母仔囡囉！接下來換誰要出來選？」

人群叫嚷著，站在人群前面的羅漢腳仔們一陣推擠，一個羅漢腳仔扭扭捏捏站出來，正要往前走，黃雄叫住他。

「來，這位，過來，咱先來訪問伊一下。」黃雄手搭他的肩膀，問他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有人替他回答：「伊叫做缺嘴仔。」

「缺嘴仔。」黃雄看了看他的嘴，說：「你的嘴天生兔唇，缺一角，所以外號叫做『缺嘴

仔』，阿你的本名呢？」

那人回答：「※#&」由於嘴唇缺一角，說話漏風，發音不清，張江氏蕊只聽到發音啞啞，沒聽清楚他說什麼。黃雄也沒聽懂他說的話，側一邊耳朵問：「什麼？」

「※#&」

「鼓實越？郭是化？」黃雄疑惑猜測：「你叫做郭是化？」

「許新發啦！」有人替他回答：「伊天生免唇，又兼大舌，講話啞啞，少人聽懂。我知道伊叫做許新發。」

「你叫做許新發？」黃雄問他。

「嗯，嗯。」

「許新發，你今仔日是要選老母還是要選婿某？」

「呵呵！」許新發傻傻的笑，不回答。許新發就站在張江氏蕊的前方，透過麻布袋孔隙看清楚他的臉，上唇缺了一角，不開口也看得到牙齒，一笑起來，則整排牙齒都露出來。那牙齒，黃濃濃！他的鼻孔朝天，眼睛倒三角，看起來真醜。

「講啊！不要只顧憨笑。」黃雄催他。

「莫……莫……呵呵！」

「要選婿某！少年人都真巧，知道一個某較好三個天公祖。好，去選！」

看到許新發直直往她面前走來，張江氏蕊嘴裡狂唸：「不要！不要！不要過來！」一顆心在胸膛裡猛烈跳撞。她閉上眼睛，希望她沒看到，悲慘的事情就不會發生。她還來不及呼請觀音菩薩和媽祖婆來幫忙，就聽到黃雄問：「確定要選那個。」

張江氏蕊睜開眼睛，看到眼前一雙腿！她的胸口突地「剎！」一響，如一把刀刺入般一陣猛痛，痛得她差點兒昏死過去。

「喔！觀音菩薩……」

觀音菩薩真的顯靈了，神蹟在張江氏蕊眼前發生。張江氏蕊看到眼前這雙腳往右挪，挪到她右邊那個麻布袋前。

「喔！時仔！」張江氏蕊回過神來，鬆了一口氣的同時，聽到右邊的麻布袋裡面發出一聲哀叫。接著她看到那個麻布袋在呼喊聲中被拖出來，麻布袋打開，賴氏時沒站起來，頭埋在雙膝間，手抱小腿，肩膀聳動。她在哭。

張江氏蕊為賴氏時叫屈叫苦，她想：如果換做是她，一定也會這樣。而剛才，原本選的是她……

看到這種情景，黃雄也不知該怎麼辦。他看賴貴。賴貴躊躇一下，走到賴氏時身邊，蹲下來。

「時仔，人雖然生做糶，但是，看起來身體健康，應該很會做糶……」

賴氏時還是聳著肩膀哭。

「人糶不要緊，要緊的是，人品要好。伊看起來古意，應該是真乖的查甫人。」

「有緣做乜某是天註定啦！」黃雄也勸她：「人生做糶反而較可靠，你無聽人講糶糶仔乜食袂空……」見許新發愣愣的站在一旁，斥喝他：「缺嘴的，阿你還呆呆站在這裡！去安慰伊啊！」

許新發看著黃雄，愣愣的、傻傻的笑。

「笑什麼？快去啊！」

許新發抓抓頭、眨眨眼，向賴氏時挪動一步。賴氏時觸電一般，身體往後縮。

「時仔……」賴貴頗感為難，一時也不知說什麼才好。

許新發突然的舉動讓在場的人都吃了一驚，他「磕！」一聲跪下來，說：「伊禮！」他發音不準但是他說得很大聲，「伊禮！」拼盡全力從肺腑裡發出來的聲音。張江氏蕊聽他說第二聲才聽出來原來他說的是「失禮！」他一臉懺悔神色彷彿剛剛犯了滔天大罪。接著他站起來，轉身往人群外走。

「耶！耶！耶！」賴貴在他背後喊。

賴氏時被他的舉動嚇了一跳，她迅速站起來，跨出麻布袋，走二步，停下。

「耶！等一下！等一下！」賴貴追過去，把許新發拉回來。

賴氏時轉身往後走，邊走邊擦眼淚。賴貴扯許新發的袖子，示意他跟過去。許新發臉色為難，猶豫一下，垂頭，跟在賴氏時後面。

張江氏蕊整顆心沉落谷底，她在心裡罵：這是在做什麼！這樣隨便選配是什麼道理？

沒道理！這樣隨便選配一點道理也沒有。她不想再跟他們做這些沒道理的事！

心念一起張江氏蕊就固執的守著，她覺得庄中的長輩們不應該做這種決定，讓她們來這裡丟人現眼；她覺得她答應來這裡讓人挑選真是個天大的錯誤；她覺得今天跟大家來這裡真是荒謬……她不跟他們玩了，她們要讓人選就讓她們繼續去讓人選吧！他們要選就選她們吧！她張江氏蕊要退出這場無聊的活動！張江氏蕊有股衝動，想掙脫麻布袋，離開這裡。她甚至想將麻布袋一甩，大聲跟他們說：「我不要玩了！」然後頭也不回的走開。

但是張江氏蕊終究沒有行動，那麼多人看著，她怎麼能當著那麼多人的面前做這種事？況且，麻布袋從外綁著，她如何解開麻布袋？她要喊賴貴來幫忙，跟賴貴說：「幫我解開，我不要玩了，我要回家！」不可能！她張江氏蕊不可能做這種事。

那麼，她能做什麼？

她什麼都不能做，只能將身體縮得更緊，閉上眼睛，摀住耳朵，不管他們做什麼說什麼，她都不想看不想聽。

她可以不看他們，她可以不聽他們；可是她無法阻擋他們不來選她。她驚慌、憂愁得身體不停顫抖。想到剛才口念觀音菩薩讓缺嘴仔放棄她改選賴氏時，她將觀音菩薩請進心裡，放開摀耳朵的手，合十，口唸：「觀音菩薩，保底！觀音菩薩，保底！……」

觀音菩薩果然保佑了張江氏蕊，接下來兩位羅漢腳仔都沒選她。這兩位羅漢腳仔，一位叫做江天福，她選中了木連孀仔，成為木連孀仔的乾兒子。另一位叫做賴清旺，他選中了楊李氏真，跟楊李氏真成了夫妻。黃雄鼓舞其他羅漢腳仔：「還有三個，再出來選啊！」人們推他們、拉他們，「去啦！去啦！去選啦！」有一、二位被推出人群，但是只跨出一步就退縮回來。退縮回來之後他們就堅定意志，再也不肯出來了。

「真的都不出來選了？」黃雄看看羅漢腳仔們，確定已經沒有人有意願了，轉身對賴貴說：「今仔日的工作就到這裡結束囉！促成四對，二對母仔囝，二對尪仔某。」

賴貴對黃雄連聲道謝。

人們起鬨：「剩下三個麻布袋，裡面裝的是少年的還是老的？」

「呵呵！」賴貴對大家笑一笑。

「打開啦！打開讓我們看看。」

張江氏蕊在心裡吶喊：「不要！」

賴貴還是對大家笑一笑，臉色為難。

黃雄說：「我看打開吧！她們悶在麻布袋裡面，真久囉！日頭真熱，再悶下去，恐怕會悶出病來。」

張江氏蕊嘴裡直唸：「不要！不要！我不要！……」

賴貴卻對黃雄點點頭，走向前來。張江氏蕊一直搖頭，一直說：「不要打開！不要打開！我不要打開！」

賴貴沒聽到她的聲音，也沒看到她搖頭，他先打開賴周氏花的麻布袋。張江氏蕊聽到人們發出一聲驚呼：「喔——」賴貴接著打開李秀鑾的麻布袋，張江氏蕊聽到人們發出更大的驚呼聲：「哇——」張江氏蕊顧不得去看賴周氏花和李秀鑾在人們的驚呼聲中的反應，她將臉埋在雙膝之間，緊抱著頭。她不願讓人們看到她的臉、她的頭、她的身體……她甚至希望立刻燒起一把火，將她燒成灰；下起一場雨，把她澆成泥。她唸：「觀音……」

來不及了！她感覺一陣涼風「刷」地從頭頸吹下，陽光照在她的身上，同時聽到人們發出驚呼聲：「喔——」她覺得陽光熾熱，像千萬根針，扎得她全身刺痛。她將臉埋得更深，雙手將頭抱得更緊。她真想斥喝他們：「走開！走開！不要看！」

她聽到有人說出她的心裡話。黃雄對眾人說：「各位，不要再圍在這裡囉！他們要趕路回去，閃開，讓出空間給他們方便。」她沒有鬆開身體，但她知道人群逐漸散去。她聽到黃雄問四位選了人的羅漢腳仔：「包袱仔都款好了麼？」她聽到有人替他們回答：「都款好囉，剛才就拿來囉！」她聽到黃雄說：「恭喜你們，不管是選到老母或者選到婿某，從今仔日開始，你們就是有家庭的人囉！這是新的開始，和他們回去內山，要認真打拼，將人家的田園管顧好。阿人家要傳宗接代，你們就好好打拼，年頭年尾都給伊生一個。哈哈哈哈哈！」她聽到賴貴跟黃雄說：「多謝！雄哥，若無你幫忙，今仔日的工作沒辦法這麼順利。」她聽到黃雄洪亮的笑聲：「哈哈哈哈哈！不用客氣，幫人促成婚姻圓滿家庭是好事，真歡喜今仔日可以幫忙做這件事情，現在，快把他們帶回去，好好仔給他們安排，哈哈哈哈哈！」

張江氏蕊知道賴貴將牛車拉過來，他們正在上車。張江氏蕊仍然縮著身子不動。直到賴貴叫她：「蕊仔！」

「蕊仔！」

她抬頭，覺得頭暈，眼花。手撐地面等暈眩感消退，眼花消失。發現他們都已坐上牛車，正在等她。她站起來，垂著頭走到牛車後面，李秀鑾挪一個位置給她，她坐上牛車，面向後面，低著頭，不說話，不理人。

一台牛車原本坐七個人已顯擁擠，現在多了四個羅漢腳仔，更覺侷促。跟羅漢腳仔們還不熟識，卻無法保持距離不讓身體碰觸，場面有些尷尬。牛車顛晃的時候，難免會碰著胳膊撞著肩膀，彼此都有一些尷尬。張江氏蕊一手攬住車桿一手抱著腿，身體朝後，屈縮。她寧願將空間讓給他們，她不想跟他們接觸，不想跟車上的人有任何瓜葛。

太陽將升到天空中央，是接近中午時候，陽光熾熱，曬得人人額頭冒汗。一車人無話，隨

著牛車顛晃前行。賴貴回頭看看他們，想說些話緩解尷尬的氣氛，卻不知說什麼才好，只交待：「坐好喔！」見張江氏蕊半個身體懸在車外，喊她：「蕊仔，移進來一點，危險。」說了幾次，張江氏蕊不為所動。見她手將車桿抱得緊，應無摔出車外的危險，也就不再說她。轉回頭，專心駕車。

經過虎頭埤、口埤仔，來到大坑口，路變小了，路兩旁的樹木遮擋陽光，車上的人才感覺涼爽一些。也開始覺得餓，一行人都從家裡帶了飯盒，賴貴特別多帶了一袋饅頭，預備做為招徠的羅漢腳仔們的午餐。他拿出饅頭分給四個男人，跟他們說別客氣，以後我們就是同一庄子的人，要互相照顧，不用生分。四個男人推辭一番，接過饅頭，婦女們打開飯盒，牛車也沒停下來，大家在搖晃的牛車上吃起午餐。

張江氏蕊沒拿出飯盒，她羞憤的心情掩蓋過她的饑餓。人們邊扒飯邊勸她：「蕊仔，吃飯啦！」「蕊仔，莫想那麼多啦！吃飯！」「吃飽，煩惱就忘記囉！」見她還是不吃，不再勸她，自願吃他們自己的。

填飽肚子，有了精神，尷尬的氣氛也減緩一些，牛車上的人開始交談。談話內容圍繞著這四位羅漢腳仔的身家來歷。松仔姆問王泉是哪裡人，王泉說是大目降啞口。松仔姆再問為什麼會成為羅漢腳仔，父母呢？王泉回答：「時運歹啦！」

王泉說他原本有父母有家產，他家在啞口有一塊田地種番薯。父母在他 15 歲時得了怪病，餓的時候沒事，吃了東西肚子就痛，痛到在地上打滾。看醫生、吃藥都不見效，為了醫治父母的病只好將番薯田賣了。發病之後半年相繼死亡，為了父母的喪事將房子也賣了，反正只剩他一個人，可以處處為家。

松仔姆聽了，滿眼憐惜看著他，對他說：「以後就將龜丹的厝當作你家。」

木連孀仔問江天福哪裡人，江天福愣愣縮頭不言語。王泉說：「他啊！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哪裡人，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過世，跟隨母親四處乞討。母親死後，他到處流浪。」

木連孀仔問：「是這樣？」江天福縮肩，點頭。

「喔噶！真可憐！」

「阿你呢？」松仔姆拍賴清旺肩膀。賴清旺旁邊就坐著楊李氏真。他尷尬無措的不知道如何回話。

「伊喔，原本在關廟竹藝行當學徒做竹子加工啦！」王泉替他回答。說他學了三年連基本剖竹蔑的工夫都沒學會，天天被老闆罵，他逃出竹藝行來到大目降，挑柴挑番薯靠力氣不靠技術，不必看人臉色。

不等松仔姆發問，王泉接著介紹許新發。說他是個孤兒，出生時因為缺嘴遭父母遺棄，好嘉在灣裡一間觀音寺收養了他。他在觀音寺受尼姑照顧。本來應該跟尼姑一樣剃度出家，但是他吃厭了素菜唸煩了經，偷偷溜出寺廟。他說著，問許新發：「是這樣，對麼？」

許新發對他愣愣傻笑。

「伊雖然缺嘴，但是伊也知道吃葷吃好料的。哈哈哈哈哈！」

張江氏蕊雖然不跟他們交流，卻掩不住好奇聽他們說話。原來他們四個人是相識的，四個人當中，鬍鬚仔王泉最開朗，話最多。她被王泉的笑聲吸引，轉頭，發現王泉正看著她，臉上不禁一陣燥熱，連忙轉回頭，覺得背上似有千百隻針在刺。

牛車涉過龜丹溪，上了坡進入林仔口，張江氏蕊跳下車，也不跟人打招呼，逕自往前走。

「嘿！蕊仔！嘿！」

她不理賴貴在背後喊她，低著頭，加快步伐，只顧走。